

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漕运总督吴棠

刘怀玉



吴棠(1813—1876),字仲宣,一作仲仙,号棣华。清末出生于安徽省盱眙县(盱眙县1955年已划归江苏省,今属淮安市)三界镇老三界。民国21年建立嘉山县,其地划归嘉山。1994年5月31日,国务院批准嘉山县撤县设市,改名明光市。所以吴棠应为安徽省明光市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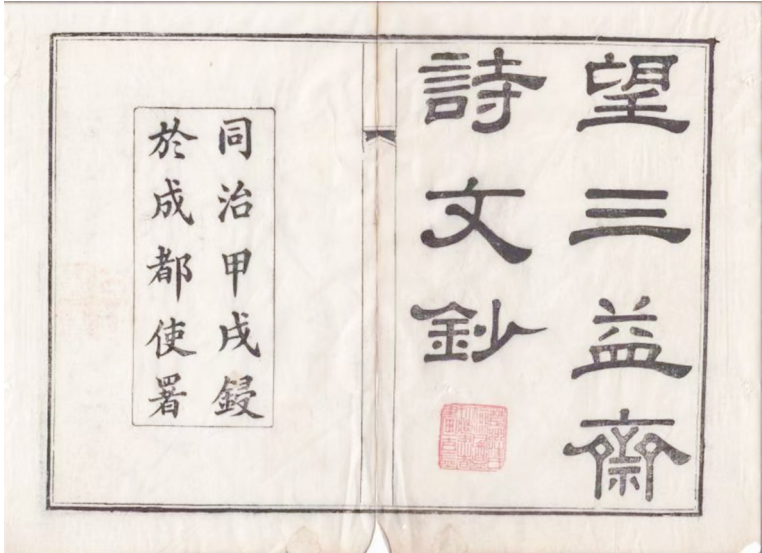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吴氏的先世，吴棠在《重修族谱叙》中说：“明中叶，四世祖万公由休宁商山迁洛，始卜居于豫、定、町之界市。三百年来，世以耕读相守。”（吴棠：《望三益斋诗钞·杂体文》卷三。同治十三年成都得署刊本。）据他的《北山吴公墓表》、《北山吴公传》、《北山府君行述》，其父名洹，字圣基，号北山，母程氏。祖名铤，祖母汪氏。曾祖名造，曾祖母程氏。高祖名承璫，高祖母柴氏。这几代先人皆因吴棠当官，获得赠通议大夫及一品夫人。

吴棠出生时，其父吴涇为塾师，先馆于外戚胡氏，课徒尚不足以养家，母亲程氏则制酱醯佐之。后来其父授徒家中，同时让吴龄、吴棠兄弟二人读书。吴龄后来弃学经商，借以养亲教弟。吴棠幼年勤奋好学。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进入县学成为名秀才，其时年方19岁。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馆于外戚李氏，十五年（1835）参加江南乡试，成为举人。当年结婚，娶同邑庠生李世筠女为妻。其后五次赴京会试，均未考中。其中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、二十一年（1841）两次赴京时，遇到他一生中第一位贵人叶昉同乡先生辈杨殿郛。其时杨在京官詹事府兼顺天府尹，他看中了吴棠，便留宿于其家，供给饮食，并指点学业。吴棠在《杨叠云师诗集叙》中回忆说：“犹忆庚子、辛丑计偕时，棠襁被入都，先生招留京邸，饮食教诲，日课诗文，并助以远大之学。先生多藏书，指示切要，以真西山（大学衍义）、王伯厚（困学纪闻）、顾亭林（日知录）为宗；由是于学稍知准的。”（《望三益斋诗文钞·杂体文》卷四）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考进士无望，参加大挑获一等，分发河南总督处，以县知用。曾一度任邳州同知（《邳州志补》卷十三《名宦》）。

二十六年试用二年期满。当时南河属吏尚奔竞，吴棠则携一仆数人，赁租僧楼，不事干谒。（王锡元：光绪辛卯《盱眙县志稿》卷九《人物·吴棠》。）这年冬天，他恩师杨斌弼任漕运总督驻淮安，又将盱眙招人搞的人物、吏事。（《望三益斋诗文钞·祭体文》卷四）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曾短暂任汤山知县（同治《徐州府志》卷六《職官表》下）。其妻李氏病卒，次年复娶南丰覃氏，宝庆府知府曾光岳之女。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四月，吴棠补桃源县（今江苏溧阳县）知县。民国《泗阳县志》卷二十《名宦》：“吴棠……既抵任，勤政化民，常以身先。时或微行，访民间疾苦。”“时天下承平，桃源独苦江湖为患。棠以为防河有私，惟湖水浸淫邑之南境，虽高岗不免。则于马厂迤东，抵高家湾，谷墩迤北筑老堤根，各筑拦湖堰一道，于是人免昏垫。秩满，调署清河。县境填塘相续，民咸怀之。”

咸丰元年(1851)调补清河县。光绪(清河县志)卷17《人物·仕绩》：“时躬巡四野，每至宿，老妇辄以鸡卵数枚以献，曰：公善，无吝也。”次年八月，奉檄署邵州知州。“留眷属于袁公浦，单车到官。”“勤求吏治，善缉捕，有方略。诸生张文醇作《捕盗颂》以颂之。”(见《北山府君行述》、《邵州志补续》卷20《职官》三年(1853)春，江南告警，大举军攻占扬州，企图北进，河神坝以增墩令吴棠回任清河。“棠招集乡勇，分设七十二局，合数万人，联络邻近十余县，合力防御，有声江、淮间。”以“升直隶州府同知清河县”名义，制发《政教同仇八条》，“邀约凤阳颍淮徐扬海八府州属官兵军民”共同对付捻军。(《望三益斋文钞·杂体文》)卷二

这时吴棠家中连续有不幸之事。咸丰二年夏,妻谭氏生一子,方六日其妻即卒。因当时局势紧张,吴棠“一切不顾,每出则衣裾潮湿,归不需时,已坐堂臬决狱熬矣。”(鲁一可:《吴仲仙明府四夕叙》)三年五月,姪女北平黄氏,两淮伍佑场大总管寿女。(见《程大朴先生述略》)四年正月,母亲程氏歿于清河官舍。防堵清江的吴棠总杨以增,以“时烽烟鼎沸,相惊接逆”疏请交陪,诏令吴棠“带勇赴剿”。连葬百日,强起墨经视事。”(见《北山吴公墓表》)吴棠抚绥急办,威猛兼施,针对清淮士民惶恐局面,大造舆论,使“淮数数百里隠然恃若长城”,士民更加信赖吴棠,吴棠也从此声誉江淮。至咸丰五年十月,吴棠方因恪守宗母丧。



吴棠著作《望三益斋诗文钞》内封

咸丰六年(1856)二月,吴棠的母丧刚过,父亲又病逝,接着按礼制回家丁父忧。这时期吴棠也未闲着,在籍倡办团练,在三界、明光、浮山一带对抗太平军、捻军及地方义军。参与了镇压叶旺、天来、来安境内的“棚匪”的活动。咸丰七年(1857)初,论会剿“棚匪”功,吴棠以知府留江苏补用。后又因缉拿海州、沭阳等地“逸匪”和剿捕徐宿捻股出力,命侯补缺后,以道员升用。咸丰九年(1859),袁甲三督办安徽军务,丁忧守制刚满的吴棠,即被起用,去署理徐州知府。

咸丰十年(1860)正月,捻军首领李大喜等纠集捻军三万余人,占领了清江浦,杀清淮道守员吴葆晋、通判刘广、副将舒祥。又焚掠淮安河下镇,并围攻淮安城。清廷将守土有责的漕运总督联元“交部议处”,河道总督唐长“革职”。三月,吴棠署准海道,行“坚壁清野,随地筑圩”抵抗抗军方略,陆续发布了《劝偷粮属各圩坚壁清野示》、《劝偷粮属各圩筑沟筑圩札示》及《上各大府请通行坚壁清野书》等“劝偷”。这期间吴棠多次派兵堵剿,重创捻军。咸丰十一年(1861),清廷授吴棠准淮海道,以筹餉捐措犒赏吴棠江苏按察使銜。十二月,擢升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,帮办仓、帮剿捻事宜,督办管理江北粮米、兼管河务,并命统辖江北镇道以下文武各官。漕运总督归驻淮安府城。吴棠不坐山阳,以河道总督旧署为漕署。

同治元年(1862)正月,捻军首领李成率领捻军万余人进攻清河、阜宁、山阳等地,进入山阳年桥镇后,吴棠派淮防镇总兵吴毓伦等会合乡团从前面扼攻,令副将陈国瑞偕游击郭昌率五百骑兵绕到捻军背后,出其不意,攻击捻军。另股捻军进攻淮安等地被击退。二月五日,李成部捻军再次东进至淮安板闸。吴棠遂命陈国瑞、吴炳湘剿攻,李成见敌势凶猛,放弃板闸,率军围攻安乡(今涟水县)县城。吴棠和陈国瑞等人夹攻,李成撤回山东,解了安东之围。据《续纂山阳县志·杂记》记载,能够作战的是陈国瑞,吴毓伦则到处抢掠:“先是毓伦屯平桥,纵兵下乡,居人避之,一市为空,民怨兵甚于怨贼。二十六日,陈国瑞连破捻军垒,捻军北逃。三月初八日,闖入成子河至湖滩。初九日,窜清河,清江浦集兵民守围。围火光连烧二十里入山阳境。初十日,捻军掠徐阳、山阳沟,直抵杨家门,焚杀不可胜计。十一日,捻军窜平桥,沿西岸行,南窜宝应。东岸乡团夹击,斃捻魁二。国瑞督兵至,截杀百余人,生擒五六人。十二日,三连胜于平桥,剿捻数千。十五日,捻困于宝应湖,伤亡几半,由泥潭中窜回武家墩,国瑞追击之。是役也,国瑞败捻于湖滩,而于堤头扼其归路。督吴公偕吴毓伦孔营运河东岸,防捻东渡。毓伦至,欲决河以灌之。有止之者曰:‘长河断流则捻处处可渡,是君之济贼也。’乃止。居一日,遍搜居民,得鸡鸭羊豕还郡。时有‘不打长毛打扁毛’之谣。吴公闻其退也,怒,复使去。适国瑞大捷,捻弃牛马遍河岸,毓伦麾军攫之急走,归浦冒国瑞功以胜报。”

同治二年(1863)三月,吴棠实授漕运总督,奏请于清江浦设淮扬镇总兵一员,以镇标左营、城守营及中营驻守之,原驻桃源白洋河的河标右营游击亦由改归镇标。三年(1864)正月,清廷将令吴棠任扬州大营主帅,因曾国藩言谏止。湘军攻克江宁,赏给吴棠头品顶戴。十月,吴棠署江苏巡抚,清廷令其赴苏州赴任,十一月仍回漕督本任。

同治四年(1865)二月,清廷调吴棠署两江总督,由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署漕运总督。彭玉麟力辞不就。吴棠亦疏陈江苏境内尚未全部平静,“贼氛专扰淮地区”,盐城、阜宁、沭阳一带防务最为紧要,请求清廷收回两江总督虚衔,专办淮清地区防剿事务。上嘉其“体国文忠,不避难就易”,仍暂留漕运总督任。八月,吴棠调署两江总督,因曾国藩、李鸿章上疏清廷而未行,改署两江总督。同治五年(1866)七月,江北大水,湖河盛涨,清水疏泄南堤决,吴棠被下部议处。八月,补授闽浙总督,离开江淮,从此结束剿捻生涯。

同治五年十月(1866)赏假两月,回乡省墓。十二月,赴闽。六年(1867)三月到任。吴兴在福建时间不长,只有十个月的时间,但做了一件很不同的事情。费行简《近代名人小传·吴兴》云:“以阻挠造船,为左宗棠、曾国藩所论(弹劾)。”事情是这样的:1866年春,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决心造船以强国力,致函总理衙门称:“就局势而言,借不如厘,厘不如买,买不如自造”(《左文襄公全集》书牍卷八)。他建议先在福州创办造船厂。十一月,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离闽前,叮嘱原江西巡抚、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楨“总理船政大臣”,负责策划。次年,继任闽浙总督吴兴抵福州,对创设船政局不以为然,并多方从中作梗,使左宗棠“所用之将弁,无不纷纷求去”,《〈船政奏议汇编〉第3卷》。船政大臣沈葆楨难以工作。沈葆楨为保“船政”,与吴兴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,他在奏稿中指出,值此船政需人之际,若听信浮言,必将“人人皆危”、“事事皆废”,而“自强之道实始于自废矣”。远在陕甘的左宗棠也与沈葆楨遥相呼应,要求朝廷将船局一事,“交沈葆楨经理,以便事有所司”(《洋务运动》卷五)。在左宗棠、沈葆楨的力争下,清政府斟酌再三,终于采纳了沈葆楨意见,十二月,将吴兴调任四川,由马新贻继任闽浙总督。据说,吴兴亦苦闷难捱,慈禧太后知其意,遂将他调到四川。

吴棠抵四川后，即协剿秦、陇、滇、黔等省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。此年五月，云贵总督卢岳疏劾吴棠，称吴棠眷属入川时，役夫3000余名，仆从需索无度，属员致送规礼，贪食中饱，物议沸腾。清帝以吴棠失察，交吏部议处。九年（1870）十月，他防总兵刘宝国等会滇军反攻回义军，斩首领刘应贵，擒义军大将军李亭宾等诛之，克永北厅城。十年（1871），吴棠署成都将军。十一年（1872）七月，指挥川军参与镇压贵州义军首领李辛及吴棠，吴棠得旨获嘉奖。十三年（1874）六月，灌县山民起事，吴棠檄提督李有恒等驰往督剿，斩首领余其隆等。十一月吴棠以年老多病为由，奏请开缺，得旨赏假两月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七月，防提督李有恒等剿叙永厅少数民族义军及雷波厅蛮民，并剿平之。十二月复疏请开缺，允之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正月初十日，吴棠交篆御任。二月起程，取道秦豫，自徐而南，闰五月返归故里，二十五日抵滁，二十九日病故。吴棠去世后，清廷赐予祭葬，谥“勤惠”。批准在原籍和清江浦为他建了祠。

纵观吴棠一生，于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以举人大挑知县，即来淮安清江浦，先在河南试职，来归于邳州、桃源、清河、砀山、山阳，官至漕运总盐，至同治五年(1866)改调浙总督离官，在苏北前后22年，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镇压捻军、太平军、幅军、教军等农民起义军。他的每一次升迁，都是以起义军流血牺牲为代价的。

他拆毁高家堰石筑清河城，也颇受后人的争议。清江浦本来是无城，咸丰中遭受捻军焚掠，认为是无城的原因。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清开始动工建造，4个月便成功。造城需要石料，吴棠便下令从洪泽湖挖洪大坝高家堰上取石。高家堰是苏北重要水利工程，从汉代筑土堤开始，已连续修了几个朝代。拆了造堤石块，就会失去防洪能力，苏北将成为一片汪洋。当时流传一句谚语：“倒了高家堰，淮扬二府不见面。”石工堤是苏北里下河地区黎民百姓生命财产的守护神。吴棠破堤取石造城，既破坏水利设施，也是严重违法民意。传说后来拆堤民工从堤中挖出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写着：“刘基造，吴棠拆，拆到此处拆不得。”吴棠方才停止拆堤。有人认为，这块石碑很可能是群众伪造，目的是想借此阻止吴棠拆堤。现在，洪泽湖大堤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，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。

另外,关于他与慈禧太后的关系,也是人们热议的话题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卷一《清宫逸闻》、恽毓鼎的《崇陵传信录》、《梵天庐丛录》第一册卷三《吴棠》、陈澧一《日筇随笔》及他的《聊向斋秘录》,题为《吴棠之奇遇》。今人据此编写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。此以《吴棠之奇遇》为例,看一看故事大概情况:

吴勤惠公(崇)宰清河县,有父执刘某为湖南副将,卒于任。其眷属扶柩回籍,舟过清江,系河畔,使人报勤惠。同时,有已故广东副将惠激之丧,舟亦泊于此,姊妹二人护之,一身而外无长物。勤惠致赠银三百两,命人送交刘氏眷属。将命者误送其弟,姊妹见吴某荣名,不知何许人。来者以邑宰对。二女哀婉,致感谢之词。来者登岸,尚微服姊妹相语曰:“世间安有此较财好义之宰官。真想不到也。”

迨复命，勤惠大怒，掌其颊，必欲返壁。幕客程某止之曰：“闻舟中二女，系满洲闺秀，此行虽护归夷馆，亦人都应选秀女，安知其将来不为贵人？若将错就错以结好，或于公利有，亦未可知也。”勤惠以程言殊有理由，遂从之。复封银三百两致送刘母，且于祭刘副将毕，登舟散席。姊妹益沾恩，藏名刺于帕帕，裹而置食奁中。姊妹语妹曰：“吾姊姊他日若得志，万无忘此贤令尹也。”既而，长女果被选入宫，封兰贵人，旋为贵妃，文宗宠爱甚，诞穆宗，晋位为后，即慈禧也。妹以姊之撮合，为醇亲王奕譞福晋，生德宗。穆宗嗣位，慈禧以后后垂帘听政，累擢勤惠至四川总督。在任数年，薨于位，谥曰“勤惠”。盖犹不忘前事也。

近人笔记兹事者甚多，而言人人殊；即赀银一端，亦多寡不同。昔尝以此问杨味春表伯，公曰：“是皆陋靴搔痒之谈。”因为余述始末。公为勤惠东床，而亲闻诸勤惠者。其言之征信详尽，于此可见矣。



杨恭华七十年党龄纪念照

我今年九十多岁了,但1941年秋天的那个清晨,至今仍记忆犹新。那天,我们正在林集中心小学的院子里晨读,突然听见远处传来“嗡嗡”的飞机声。索少轩老师立即吹响哨子,带着我们躲到隐蔽处。不一会儿,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林码头方向传来,震得教室窗棂哗哗作响。

后来才知道，那天的轰炸有多惨烈。吴家大院的十几口酱缸全被炸碎，酱汁混着鲜血漫过青砖街道；桥西的龚医生未能逃出，被烧成焦炭；逃到河西杨园的杨顺元，仍被日机低空扫射，身中数十弹；最惨的是赵钟尧家已出嫁的女儿，头颅被气浪掀飞，挂在路旁老槐树上……

屠家宅院的青砖瓦房虽遭轰炸，却成了我们的避风港。这座地主大院被抗日民主政府征用为林集区政府和中心小学。每天清晨，我们依然挺直腰板高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王超校长说：“这首歌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！”

教室条件极其简陋：土坯砌的长台抹石灰作课桌，板凳需自备；黑板用石膏草灰抹墙制成，粉笔取自河边的白胶泥。但王超校长、邵克主任，以及索少轩、吴家玉、何秉章、王仰华、谢凤山等老师，总能让知识穿透战火。

轰炸次日，索少轩老师带我们从废墟扒出半箱石印课本。他抹着满脸灰说：“看，知识是炸不烂的！”这些带硝烟味的课本成了珍贵教材。吴家玉老师在残垣间支起流动黑板，教我们计算炸弹抛物线：“懂这个才能躲空袭！”

儿童团是我们的骄傲。索少轩老师带着我们站岗放哨、查缴汪伪“储备票”。逢集时，我们在镇外设“识字关卡”——路人须认字才能通行。索老师还将“捉迷藏”改良为“隐蔽转移”训练。

这项训练真救过全家性命。某次日伪扫荡，我们六口人躲在林庄西头茅屋床底。日本兵持刺刀进屋搜鸡，刀尖距我们心脏狂跳的声音。

最痛心的是1946年冬。索少轩老师党员，被国民党逮捕后宁死不屈，被装入麻袋，继而抹泪立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”

如今,青砖院落已成米厂粮库。但每声,眼前恍见索老师立于槐树下授课。这些年间,见证我们如何以知识与信念,在血火之

在诸种故事中，此文具有一定的权威性。因为作者陈澧一与当事人吴棠的女婿杨士燮是亲戚，而且向杨核实此事，杨告诉说，是他听其岳父吴棠亲自跟他讲过的。文中“味枣春”，就是杨士燮，字赞元，号味春，亦称味轩、涓春，故人称涓叟。他是吴棠的二女婿，是吴其恩师杨殿邦的长孙。进士出身，做过浙江嘉兴府知府、杭州府知府，浙江巡警道。他亦生八子，长子杨毓璋，长孙就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。杨家与吴家是双重婚姻亲戚，杨士燮五弟杨士琦（1862—1918），妻为吴棠大哥杨文之女。实与其士燮为堂连襟。

同治十一年壬申(1872),吴棠应其婿杨士燮之请,作《杨叠云诗师集叙》,叠云即杨殿邦。他在序中说:他与“哲嗣仲禾太守为纪群交,重以婚姻,文孙味春茂才为次婿。味春今又生子,则四世交也。”“纪群交”即累世之交,典出三国孔融与陈群父子皆交故事。吴棠感恩,因而对恩师后人特别关照,将自己的女儿、侄女嫁给了恩师的两个孙子。

作者陈澹一(1882-?),一作甘澹,字藻青,号颍川生,别署睥向斋主人。江西新城人。曾任袁世凯秘书,故与杨家燮接触很多。陈士燮之母陈氏,是陈澹一同一家族的人;陈澹一为陈元的玄孙,陈士燮母陈氏为陈元嫡堂弟陈用光的孙女。故陈氏之子杨士燮、杨士琦得为堂内侄孙陈澹一之表伯和表叔。

陈澧另一书《新语林》的序即杨士琦所作，其三兄杨士晟也应请作有一序。书中记载了不少杨士琦兄弟及其侄儿、姻戚的事情。陈澧自序中说：“及长，随杨味春表伯于任所……不佞媿未尝视学，读书每有疑难，辄得一言以问而解。公弟杏城表叔，于书无所不窥，好宋人语录，视公尤笃。”“比年先后居京师、津门、沪滨，不佞尝侍侧，每集名流为文酒之会，亦间列席。”“不佞窃闻日久，竊笔而存之，因不时叩公以时流佚事，公所知必悉，语必详尽，不佞亦必详记。”“篇初成，出以视公，时公尚健在。”“以续成之稿视公，公犹及见之，追脱稿而公竟不及见矣。”

此段文字反映两个问题，一是他不但与杨家有亲戚关系，而且有很深的接触。二是，他记载的许多名人逸事都是聆听杨味春兄弟讲的。“不时叩公以时流佚事，公有所知必语，语必详尽，不佞亦必详记。”而且杨还看过他的初稿。

由此可知,陈澧 的文章所说是可靠的,惟可能在一些细节被添油加醋过。但其核心内容,吴棠在无心的情况下资助过慈禧,慈禧对他感恩并有所回报,肯定是有以致有传说,每当有人弹劾吴棠一次,吴棠便升官一次。甚至有人说吴棠的谥号中的“惠”字,就是慈禧太后得过吴棠的恩惠,是礼臣有意为之,因而受到人们的议论。

林集中心小学：烽火中的教育之光

杨恭华口述 邢雪松整理